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一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傳四首

亡妾毛氏傳

氏世居長洲之胥門家不甚微眇而故貧
氏生慧甚父母絕憐愛之居恒相戒寧為
人貳不以適貧賤者蓋市人見也而會余
欲置筵遂歸焉父若母以憐愛故不令習



誦家者稱之卷之三十一
挫鍼治澥刺繡績絰與一切豆區釜錡筐
筥之事又不令讀書識字通女則內史諸
書年十餘僅繞膝下嬉戲索果蔬食耳至
十四而歸余問之女紅而女紅不知問之
字而字不知問之中饋而中饋亦不知徒
以姿首妍麗體度詳雅吾妻見而憐愛之
如其父母曰斯不亦閭閻夷施之屬乎顧
獨奈其須乳何也居一年而教之刺紡刺

紡過人教之讀書書過目成誦教之習字
而運腕便捷所爲字畫莊楷媚潤翩翩右
吳興風格又一年而文誼粗解隋唐書三
國志之屬靡不曉暢唐人五七言詩稍知
通其大凡凡余執卷必侍侍必問所閱何
書書何意旨蘄徹首尾乃已一日余臨池
氏拋鍼縷就視余試以一對曰拋鍼搦管
氏應聲曰隱几觀書余易觀爲攤氏笑謂

言象補和卷之三十三
二
余攤而不觀可乎其穎敏如此闡闡中絕
不置鏡臺香奩薰燧諸物惟圖書數十卷
而已余加獎賞氏曰非妾能遠俗恐以俗
物敗君意耳吾妻益復加憐愛愈于其父
母曰藉弟令生長貴族早就師傅卽曹大
家謝道韞何難至哉又無奈其孱弱何也
蓋氏生而腰骨纖微不任羅綺故又一年
而體漸豐滿能任拮据蚤夜程課女奴不

遺纖鉅必得其當余姓嬾不耐訾省所有
貯息氏爲握筭若神經所鈎校卽錙銖圭
撮弗爽又一年而熟習禮義不吐不如能
張能弛事主母鞠脰卑字甘鮮必薦起居
以時而不專爲繞指柔處姨姒間不難降
薄而藹若骨肉未嘗繆飾恭至臧獲輩不
輕假嘖笑然盡得其懽余故好施予每德
於人而不爲人德動以怨報性不喜伺人

而長爲人何何得其間因爾輸攻余未免
憊薊于懷氏從旁慰解旣已德人而不忘
德旣不能伺人而耻爲人伺胸中無雲夢
八九謂淵度何余服其言置之座右吾妻
益復嚴重之曰吾聞鄧曼明哲樊姬諫諍
孟光齊眉侈爲美談渠殆兼之者耶又一
年而今以一大拂情事病甚病在死法中
氏搏顙禮斗願以身代時時用婉語勸喻

病稍間專意奉瞿曇氏六時共事余持誦
氏亦持誦余寫經氏亦寫經余造像氏亦
造像非以自爲實爲我也又一年而氏亦
病病在瘡後失調腹得一痞而懼縈余慮
絕不言至勢張皇始從母氏家覓一醫治
之醫投以三稜蓬朮諸藥數十劑而痞愈
甚胃氣漸削弱余始及知謂庸醫剗藥奈
何以身試耶爲覆其藥而私取服之不輟

遂淹引歲月不可救矣夫氏歸余家七年
耳而抱疴者更兩寒燠夫其婉孌馴狎吾
以爲昵友其濡染翰墨吾以爲良朋其綜
核衡決吾以爲家督其匡違救過吾以爲
弼士乃其手貝葉而口優曇吾且以爲法
侶乎且以爲導師乎而今已矣芳香未歇
遺挂在壁房櫳蕭條屏帳髣髴余何以爲
情矣

鄒子曰死生之際豈不以數哉夫氏履恒
遇事洞若觀火至于其身而不知庸醫之
不可信生平奉余言爲著蔡而以覆藥爲
非卒殞其身胡彼明而此闇小哲而大惑
也豈非數哉嗟乎靄雲驟散琪葩易萎閨
閣者流備有衆懿天那得不奪之天那得
不奪之

閩王母傳

閩王相如若儒而任俠好與文人長者游
諸所爲頌說王母者幾半秬林家矣一鄒
生言胡足有亡而王生迫欲得之夫使余
言而有似於諸先生也是贅而蛇足也使
余言而不能有似於諸先生也是濫而續
貂也二者曷取焉而王生之迫欲得之也
雖然姑爲申其說母故儒家女年十三而
歸王二十四而夫死死之日若越在襁褓

第崱未出腹母以死誓而念無以奉兩姑
撫藐諸孤忍死奉姑育孤操持井臼而家
以益振兩姑徐與張相繼均率髮躡屣號
殮殯有禮姑徐之弟若兄某者窺室中藏
而攫之盡出所遺屬饜其志去有姊寡依
婿以居母輿之歸相與朝夕旣沒復捐金
爲置田備祀事曰母令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長若好讀書則與書好黃金結客則與

黃金幼幄無所好而好持家則聽持家曰
吾兩兒一質一文足矣先母歸王亡幾何
便爲其夫置選夫死而厚遣之不欲以已
意律人其孝義慈敏類若此夫此孝義慈
敏譚者率道之而柏舟一事尤媿媿焉余
獨謂婦人從一彼抱衾他屬此顏面而蕘
心者耳不足道孀幃鬼火誠亦難之而何
以稱焉若善事其姑克肩家政又婉嫕有

幹者饒爲之矣惟是恤人而及其鬼輕財
禦侮保無卒然可不謂沉幾卓見曙于大
義者哉至于教子各以稟質卒用豎立勝
閨闈家遠甚昔陶朱公有子三中犯殺人
公遣少者持金莊生代爲居間其母不聽
舍幼而任長事以敗公曰吾固知少者之
不習也王母之見直與霸越大夫等不令
朱母媿死耶

鄒愚公曰王生與余言母氏未嘗不淚蘓
蘓下也蓋痛其母之賢不能要一褒典以
居已之不遇不能舉翟冠象帔加于母而
貽之榮此何以稱于世曰人子云夫褒屬
虛詞榮施失德比比皆是而王生艷之耶
有諸先生言而母不朽矣其爲榮褒良亦
奢矣請得以此語續貂

陳孺人傳

當華君以其母陳孺人故乞文於余也余
亦遭府君喪與母恭人合葬而乞文於人
時余操筆而狀吾母淚千下而筆不能一
下矣夫吾不能自爲文而何以爲他人文
已復念人母亦母也人爲其母求文猶吾
爲吾母求文也旣技淚而狀吾母恭人越
旬日又收淚而傳彼陳孺人孺人父習農
世澄江之金鳳鄉人與其嫡夏孺人同里

詩象補和卷之三十三
當孺人之爲副於中秘公不純用色實以德選碧玉小家女驟而入貴人家瑀房靚深翡翠綺繡闐駢而列夫寧不若驚而孺人自如中秘之父學士公便嚴重之曰之婦不凡乃孺人實壓于嫡而不敢有所見才居四年雙舉兩子學士公喜甚着所賜使朝鮮一品衣南向坐以金釧勞夏孺人若謂汝賢故置遙福而能子卽褒不及孺

人而意可知矣乃孺人終自貶損抑下兢兢卑牧夏孺人命坐則坐命食則食命經紀內政則經紀而卒不敢有所見才已兩兒者皆青衿矣各娶婦而有室矣夏孺人亦且物化無所用壓矣而其貶損抑下不自見才如故歲時伏臘至與子婦比肩而處若禮固然者此其異順殆自天性不專以壓不然安所得萬石門風也者而效之

咄咄異矣孺人猶多懿德彼其皂綈白練
食不重肉而儉起辨色子夜始卽安而勤
不私其女而厚其嫡之女與不私其父若
母而公恤逮臧獲飲食衣被之以時而仁
種種未易更僕而咸自巽順中饒爲之豈
其娶妻必齊之姜誰謂農家兒不習於事
哉抑聞之當夏孺人時孺人於中秘公月
僅一見再見阿翁非朱博令侍妾乃爾斯

事更異非甚巽順又誰堪之鄒子曰華氏
吾錫所稱高門鼎族也當夏孺人之艱子
而禮部公之乏嗣兩家宗祧岌岌乎殆矣
不有孺人而何以有子不有兩子而何以
承兩家隴西如綫之業咸惟孺人延之爲
功甚鉅而不矜謙之至也易謙亨君子有
終蓋以艮山居地下勞而能謙謙則必亨
其孺人之謂哉人言女德不外出無庸表

言象者稱之卷之三十三
著吾不謂然夫抱女德者不外出而論女
德者不內闕闕之則古脫簪舉案斷機引
劍之事將泯泯而止何以垂于今之天下
乎夫孺人不自見才吾亦述其所爲不自
見者作陳孺人傳

湯義仍先生傳

先生名顯祖字義仍別號海若豫章之臨
川人生而穎異不羣體玉立眉目朗秀見

者嘖嘖曰湯氏心馨兒五歲能屬對試之
卽應又試之又唯心立課數對無難色十三
歲就督學公試與書案爲破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督學竒之補邑
弟子負每試必其曹偶彼其時於帖括

而外已能爲古文詞五經而外讀諸史百
家汲冢連山諸書矣庚午舉于鄉年猶弱
冠耳見者益復嘖嘖曰此兒汗血可致千

言家菴稿卷之三十一
里非僅僅蹠蹠康莊也者彼其時於古文
詞而外能精樂府歌行五七言詩諸史百
家而外通天官地理醫藥卜筮河籍墨兵
神經恠牒諸書矣公雖一孝廉乎而名敝
天壤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爲幸丁丑會
試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庚
辰江陵子懋脩與其鄉之人王篆來結納
復啖以巍甲而亦不應曰吾不敢從處女

子失身也公雖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鵲起
海內之人益以得望見湯先生爲幸至癸
未舉進士而江陵物故矣諸所爲席寵霽
附薰炙者浸且漸沒矣公乃自喜曰假令
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敗乎而時相蒲州
蘓州兩公其子皆中進士皆公同門友也
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館選而公率不應亦
如其所以拒江陵時者以樂留都山川乞

言象者稱卷之三十三
得南太常博士至則閉門距躍絕不懷半
刺津上攤書萬卷作蠹魚其中每至丙夜
聲琅琅不輟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書爲
曰吾讀吾書不問博士與不博士也間策
蹇驢探雨花木末烏榜燕磯莫愁秦淮平
陵長干之勝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傳
誦至今紙貴時與選某者起家臨川令公
其所取士也以書相貽曰第一通政府而

吾爲之慙惠則北銓省可望而公亦不應
亦如其所以拒館選時者尋以博士轉南
祠部郎部雖無所事事而公奉職恣慎不
以閒局故稍自墮弛謂兩政府進私人而
塞言者路抗疏論之謫粵之徐聞尉徐聞
吞吐大海白日不朗紅霧四障猩猩萬萬
短狐脩鱷啼煙嘯雨跳波弄漲人盡危公
而公夷然不屑曰吾生平夢浮丘羅浮擎

雷大蓬葛洪丹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
得假一尉了此風願何必減陸賈使南粵
哉居久之轉遂昌今遂昌在萬山中土風
淳美其民亡錫夷之習亡彫剋流穴之患
不煩衡決勞擿伏相與去鉗劓罷桁楊減
科條省期會一意乳哺而卵翼之用得民
和日進青衿子秀揚權論議質義斧藻切
劑之爲兢兢一時醇吏聲爲兩浙冠而公

以倜儻夷易不能畚耜鞫脰睨長吏色而
得其便又以礦稅事多所踈盭計偕之日
便向吏部堂告歸雖主爵留之典選留之
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長逞神武之冠
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開府以復任招不
赴浙直指以京學薦不出已無意仕路而
忌者不察懼捉鼻之不免而爲後憂遂于
辛丑大計褫奪其官比有從旁解之者曰

言身者利卷之三十三
遂昌久無小草志何必乃爾當事者曰此
君高尚吾正欲成其遠志耳居家於所居
之側小結菟裘延青引翠英巨靈谷之勝
發牖而得連樊清漪灌注几席襍蒔花木
籠禽鳥金薤琳琅昭耀四壁間中丞惠文
郡國守令以下干旄徃徃克斥巷左而多
不延接亡論居間謝絕卽有時事非公憤
不及齒頰人勸之請託曰吾不能以面皮

口舌博錢刀爲所不知何人計指床上書
示之有此不貧矣朝夕與古人居評某氏
某氏誰可誰否雌黃上下不遺餘力千載
如對與鄉之人居則于于適適屏城府去
厓略黜形骸而一飲之以醇與家人俱皜
皜熙熙相劑而出笑顰不假而光霽自若
與其兩尊人居則柔氣愉色逆所欲惡而
先意爲之小不諧懾懾憂虞若負重辜

言象者種之卷之三十三
然與其五兄弟俱解衣分餐弼其逮而補
其缺失務令得兩尊人權以一人而兼兄
第五人以事其親故兩尊人老而致足樂
公又喜任達急人之難甚於己人有困闕
昏夜叩門戶而請卽有弗逮必旁窀助之
不以貧無力解人謂公迂公曰施濟不係
富有有力必富有有力安所得馮權郭解乎公
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攻漢魏文選一書至

掩卷而誦不訛隻字于詩若文無所不比
擬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蓮少陵氏然爲西
京而非西京爲六朝而非六朝爲青蓮少
陵而非青蓮少陵其洗刷排盪之極直舉
秦漢晉唐人語爲芻狗爲餒餘爲土苴而
汰之絕糠粃鎔之絕泥滓太始玉屑空蒙
沆瀣帝青寶雲玄厓水碧不可以物類求
不可以人間語論矣公又以其緒餘爲傳

詩象卷之三十三
六
竒若紫簫二夢還
覓諸劇實駕元人而上
每譜一曲今小史當歌而自爲之和聲振
寥廓識者謂神仙中人云

鄒愚公曰世言才士無學故戴逵王弼之
不爲徐廣殷亮而公有其學矣又言學士
無才故士安康成之不爲機雲而公有其
才矣又言文人學士無用亦無行而公爲
邑吏有聲志操完潔洗濯束服有用與行

矣公蓋其全哉世以耳食枕衾之不愜而
飾貌脩態自塗塗人人執外而信其裏公
與余約游具區靈巖虎丘諸山川而不能
辦三月糧逡巡中輒然不自言貧而人亦
不盡謂公貧公非自信其心者耶余雖爲
之執鞭所欣慕焉

雜文十四首

重建惠山寺阿彌陀佛殿募緣文

從是閻浮提西過去十萬億佛土有世界
曰極樂其地金沙其臺殿琉璃瓊瑤瑪瑙
其地七寶其水八功德其樹娑羅阿梨荃
提其鳥迦陵頻伽其實行樹及寶羅網皆
出微妙音暢演佛法其主持是土者有佛
曰阿彌陀曾於往昔劫中作轉輪王名無
諍念發心菩提取於淨土與其臣寶海同
脩彼證釋迦而此爲阿彌陀各登聖地其

所發誓願若一切衆生持我名號執心不
亂便得舍此五濁托生九品其人皆阿鞞
跋致永不退轉是阿彌陀者衆生之導師
念阿彌陀者歸趣之正路也故智度論云
脩行淨土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也離母
或墮坑井又維摩經云如造宮室若依空
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立夫佛母
也亦地也依之而人道以成居室用構不

說家補釋卷之三十三
然者亡有是處近世人我山高謂此念佛
不過一優婆姨門事耳三摩禪那之謂何
於是或逞廣長舌或逐羊鹿車或持棒喝
或事呵罵或執人天小果或紐聲聞二乘
或法席談空或危巖坐稿或游朱門爲解
脫或燃指臂爲割捨或托迹支郎風韻或
借口羅什逆行求道愈勤而去道愈河漢
矣曾不知晉賢至聖思見彌陀韋提希大

覺願生極樂維摩耑修龍猛預記遠公結
佛會於廬山世親厭生身於兜率此皆上
哲猶復乃爾矧彼毛道柰何弁髦之吾惠
山故有彌陀殿歷歲之久棟蘂蠹蝕礎花
麗嚙金碧盡剝瓦甍以解有僧如億見而
惻焉不啻金繩之淪而沮洳也琉璃瑱瑱
堂殿之委而砂礫也八功德水之淤而溝
塍也寶樹羅網之燎而燼也諸迦陵頻伽

娑羅阿梨之靡所托而狐兔荆蓐也遂徧
告國人舉此廢墜將于其中修四十八願
之緣行一十六觀之法依佛求佛轉穢爲
淨離人間八苦脫天上五衰斯不亦闢大
法門開正覺路乎古德有言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人差無禪有淨土十人九人去如
億之爲此意良勤矣不佞夙懷禪脫兼習
西歸喜茲僧之與余合也乃不辭而爲之

前茅

五臺山僧道磊募茶施僧文

今夫有腹知餒有口知渴凡具四大者類
然餒則思食渴則思飲凡有六欲者亦類
然故八珍九鼎雖屬華胄藜羹藿食不廢
空門必辟穀而三摩須絕飲而六通則鷄
林無上足鹿苑乏高座矣寰中有五臺山
者盤踞鴈代襟帶滹沱積雪夏飛嘉木冬

言象補和卷之三十三
秀名金剛窟號清涼界文殊師利長於其中現牧童皤叟貧女嬰兒種種變化真欲界之仙都穢土之淨域也爲叢林者以百計爲禪室者以千計爲方袍圓顱聚而修習者以千萬計犍椎螺貝韻徹清冥梅檀柏子香流碧落雖蚤暮精進而晨昏澹泊飯惟脫粟啜惟白水廣長舌思噉霜華數藥琉璃咽那得月團一片故有暘當三伏

渴歷九秋勤徧六時病遭二豎而不得一見茗椀者卽監門之養寧斛于此有僧道磊將利已而利人視人渴如已渴欲募酪奴千頭遠施鷲峯百衲念吾吳百里內西有陽羨東有天池此兩山者家栽金薺室貯玉茗槍旗雨際騎火春前蓋此之所有不過草木而于彼所無奉爲沆瀣烹分蓮焰香汲山泉不須韋曜三升無煩陸羽諸

品便可益海潮音助獅子吼矣夫昔有施
一茅蓋而成佛辟支供一蓮花而生身呀
利者爲物雖微津梁甚鉅願我同志勿秘
如甘露珍似天漿隨意而施累多于少安
知一葉非須彌一勺非阿耨也於是居士
其先以茶施而暨之以文

金聖鎮蓮花寺募緣飯僧文

人皆有屋廬而僧無半塵人皆有土田而

僧無塊壤人皆有居肆術業而僧無片長
薄技至於行脚則其甚者也夫無土田則
誰耕耨而食無術業則誰貿易而食無屋
廬居處則誰鑽火煬灶而食勢不得不分
衛僧而行脚蓋亦難矣然所謂分衛者非
盡緣合叩而卽應也軍持木棰臨深跣巍
積砂崖葛蒙茸彌望草根無人墨突不烟
誰爲檀施其或白日陰霾怒飈掘堞黃昏

言身者補和卷之三十三
三
鬼火中宵雨霰村橋山市蹉跎不前抑虎
兕咆哮猿猱呌嘯猩猩萬萬遮道而語不
啻波旬陸梁脩羅翕赤以彼其時四大如
髮何暇一飽其爲乞食抑又難矣且也歷
朱門而生侈心目粉黛而生淫心遇嗟來
嗟爾之狀而生瞋心見半菽一粒之難而
生怨心夫淫侈瞋怨佛氏所深戒也繇乞
食而犯戒爲行脚者誠甚難矣在古宿德

痛念於此設爲飯僧之法於通衢大都之
中誅茆庀葢斲木而椽立之香積牛鼎爲
爨亡論風雨寒暄晨昏日午行至則食伊
蒲餽飽腹以果然俾夫不耕爨而饗殮非
貿易而饋粥之間關險阻之虞鮮裂坊破
戒之慮而後空門苾芻不作道路骼髓真
無壞福田最上勝果也金野鎮蓮花寺赤
烏開基青蓮示瑞寺僧者弘發誓願飯

言身者利卷之三十三
十萬八千僧倘此願圓滿將彼十萬八千者行不路難而戒無毀敗是施之財而與以法也財施法施其爲功德如拘哆樹寶如苑伽河沙何有限量凡我等盡被曇雲均瞻慧日其共成之

重修洞庭山上方寺募緣文

我閩浮提自峩嶠鷄足五臺九華祝融泰岱西陽諸山而外其爲表竒獻瑞蘊靈涵

珍欲旬始槩泰清轆軼埃塏屹立于震澤
三千萬頃之上者曰洞庭山峯則巉岬崛
吻岩嶙磳砢岡則迴復天矯離襍稟屬壑
則澶漫委蛇谿訝瀕洞泉則噴淪滃泐困
泫汪洸其間珠宮琳苑係係基置而上方
一寺則最殊勝彼其象青蓮爲十方緇流
之所瞻仰其座旃檀爲十方緇流之所旋
繞其臺榭琉璃碧瓦爲十方緇流之所萃

言象補和卷之三十三
止其水若八功德其樹菴羅其鳥迦陵頻
伽爲十方緇流之所耳目愛樂卽雪山鹿
苑不勝於此惟是世有成住壞空事有盛
衰興替數不能逃佛不能挽加以土著者
率賈貿埽鬻藏鏹居積遊息者類錦囊蠟
屐吟弄嘯傲爲計然爲白圭而不爲周顛
王珣爲禽慶爲尚平而不爲郗超何胤檀
越虛無信施寥寂遂使豎者什凸者凹耶

者闇敞者塞澡井蓮枯觚稜爵化罌魚狼
籍筍簾草莽卽沮汝荆棘之場又不劣於
此沙門道弘者爰於如來座下弘發誓願
浮杯渡湖持鉢入市將以深心大心堅固
心勇猛心方便心而爲衆生作法語緣語
譬喻語隨順語調伏語破其慳恻導之喜
捨如遇宰官門卽勸宰官布施而說法遇
居士門卽勸居士布施而說法遇長者門

即勸長者布施而說法遇善男善女門即
勸善男善女布施而說法然猶謂不佞某
曲引人倫弘宣教範特乞一言以當金篋
余曰善哉善哉汝爲大事因緣披炎雲冒
赤日而來敢不代汝而展廣長舌夫衆生
身命如寄富貴如夢眷屬如影一切世界
如幻如泡悉屬易盡而佛法無盡我佛法
有四攝事四無所畏三十七菩提分十八

不共乃至八萬四千法聚皆無盡而檀波
羅密尤無盡此何以故爲他生種子故爲
他生福田故昔拘羅尊者因施一阿梨勒
九十一劫天人受享無滅尊者因施一飲
食七生人間作轉輪帝此何以故財施有
盡法無盡故某某乃稽首和南而爲之偈
曰

金庭山中王

上方殊勝事

與廢有固然

振舉是佛事

於此能信施

功德不唐捐

將爲後來世

福田及種子

一食一梨勒

速得成佛道

而况於餘者

此莫作戲論

望亭聖堂菴飯僧募緣文

一切功德有盡而布施無盡一切布施有盡而施食無盡一切施食有盡而飯僧則

無盡蓋人非諸天不能禪悅法喜而食非諸鬼類不能觸想而食僧亦人耳豈其能舍麤段微細之食而爲食哉非食無僧非僧無佛檀那雖小果飲食雖細事乎要以資四大而衛三寶五力六度七覺八道支三十七菩提分八萬四千法門胥於此乎出者也雪浪師洪恩幼耽禪藻長慕宗風末年一意薰習作功德事擇於地之望亭

而飯僧其間香積須彌伊蒲澤量苾芻如
雲望屋投食糲來果違乃居不二年而示
疾托化師化之日呼門弟子而語曰此吾
未滿志願也其爲圓滿之夫惟師具福緣
故人不詔而喻粟不脛而至輸若公稅委
若天厨師逝而未施者慳惜已施者退阻
矣重如衣珠而艱逾重譯矣佛法之謂何
而以一師爲進退謂瞿曇不如宿德乎則

佛何在卽法卽心之謂何而見師不見佛
則慧何在無法與慧是人而畜生餓鬼地
獄種子也百歲非遙彈指便過昔也人今
也異類昔也震旦今也泥犁此不亦大可
畏乎夫畏生懽喜喜生施施生福德此是
佛門權攝不爲戲論

毘陵顯慶寺募緣飯僧文

僧家有接衆猶官家之有傳食也歌杖杜

言象者種不卷之三十三
者不傳食何以肅王程而覲明辟持瓶鉢
者不接衆胡能叅名嶽而見如來藉令五
印三竺之域香積聯綿豈重譯之難到假
使鷄鳴牛吼之地法厨寂寞卽錫杖以奚
堪惟是苾芻射利空門壟斷憑飯僧以克
腹借募化爲染指求者益貪與者益恪祇
林山積曾無僧飯過門寶席雲興徒說天
神獻果法王子化作餓殍高坐人多填溝

壑弊也極矣故必有不貪之募其募爲真
然後有不恪之施其施無住一粒化爲河
沙况一粒以至千百億萬粒一僧可當數
衆况一僧以至千百億萬僧毘陵顯慶寺
僧悟仁者護法如護頭利人勝利已誓設
亩牛之鼎廣餐調象之衆所謂不貪而募
者也募旣不貪施當無恪願以芥子共成
須彌取彼微塵合爲法界則雖檀施小粟

可稱福田盛事不然者慳識不破諸識盡
燃其於道法亡有是處

鼎建火神廟募緣文

夫火之爲德尊而不親利而多害其爲利
也能炊五穀暎萬物濕可使燥寒可使煖
而其爲害也則不戢而焚犯之必焦流金
鑠石燔林燎原屠咸陽銷秦塚燒宋社燬
晉藏卽畚揭靡所施其力雖瓊竿莫能得

其用者也夫在人世既有司烜鑽木之職
彼幽墟豈無飛流回祿之神神之不無廟
其容緩羽士周喬玄者幼膺素券長隸赤
明手探玄珠胸包蒼籙清淨其質拯濟爲
用念味鳥狂獫燭龍橫肆悉繇制馭者無
其神抑亦栖神者無其地欲於上清上真
之側建立火官火帝之祠陶安公赫赫若
存甯封子炎炎如在攝彼陽焰統此燧人

言家春秋卷之三十三
庶嗽水不待樊英喫酒奚煩郭憲江陵自
不燃空說劉琨反風成都曾未燼徒倩巒
巴呪酒林林戶牖何虞玉石俱焚總總民
氓決不艾簫共弊此最上功德第一盛舉
也凡在封壤相應施助母藉口王子敬不
驚之德致有宋司城殃魚之患

華令人墓表

吾鄒之與華世世肺腑也而所爲交知絕

少今年春始得友於文學華君復智其來
也以其嫡母鄒氏表墓文請又以其所爲
舉子業政余卽其人而溫溫如也讀其舉
子業而斐斐如也又睹其譚說母氏而懇
懇如也乃不辭而爲之文蓋華君之言曰
吾母能女能婦能母而父能婦而夫
柔不廢剛而內以助外非獨一才一善之
爲沾沾者母甫三歲而背外王父怡畊公

言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卽知哀痛號泣廢食寢旣于歸數載而猶
念孀母不注枕邊淚時簌簌下乃謀于吾
父而迎就養焉是其能女吾家不踰中人
產而吾父好治酒脯延接賓客吾大父母
亦不安於蔬食母脫簪珥辦治不脩滷不
已吾父安吾大父母亦安吾父讀書時母
篝燈維績以佐讀旣試有司不售吾父奄
然沮喪不自比於人而母百端慰解之曰

男兒事業豈必一青紫足耶且有天數非
人力也是其能婦御諸婦諸媵諸臧護設
以躬履其境而曲體之爲時其凍餒分其
痛癢而鼓其心力吾所生母杜暨今庶吳
悉母出所有禮娶吾母能家則喜病則憂
沒則悲痛棺殮盡物已厚視吾女弟女弟
折而又厚視吾女弟之女是其能母吾兄
弟四人母因材程督道之禮義俾不小卽

言身者利之卷之三十三
于悞淫卽以予之椎魯而稍知習讀廁于
黌校咸惟母之力是其能母而父母素多
病吾父又十九出外母以疋然孱悴之軀
而代父爲政一切蒸嘗婚嫁租庸踐更之
事咄嗟而理是其能婦而夫夫自昔諫槐
救父樛木逮下鳴鷄相儆熊丸示訓舉案
爲恭有一於此亦足耀天壤勒金石而吾
母兼之豈易易事故敢以不朽累子鄒愚

公曰婦道尚矣而要本於女德夫女德在
孝不孝於父母而孝於人之父母曰能相
夫能奉姑嫜此猶捐本之論耳世之爲婦
者父母勝則傲其舅姑舅姑勝則傲其父
母比比而是矣曾有哭父於孩而奉母白
首者乎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臣
子委身事國猶孝是焉始而况閨闈之際
耶令人惟能爲女而後能爲婦其爲婦也

真非世之能爲婦者吾所表于令人如此
諸世系子姓有墓文在不具論

倪雲翔字說

倪生少年白晢冠雲冠履雲履衣雲衣手
持雲和而過余問其跡則聞雲察其意氣
則雲天詢其名則曰化龍而字雲翔夫子
潛龍也悔而不用與雲徜徉甚當請遂爲
子說雲可乎夫雲紛紛霏霏郁郁續續蒼

蔚輪困差池狎獵或爲赤身或如蒼霓或
作纓綏或團車蓋若有若無倏聚倏散而
總之卷舒無心太虛自在故賢人登之而
奮隱者抱之而棲術士屑之而餐神仙駕
之而蛻方以外之民挾之而浪跡江湖遷
迤山澤之畔其用不同其爲自在則一也
今子旣不能歌卿雲棲巖雲煮白雲與爲
五色之雲出入蓬壺閬苑而徒着側注單

請象菴和卷之三十三
言
絞從人間世彈鋏其雲之翔乎其雲之翔
乎然翔非跣跣恣睢狂易不諛蕩檢狎弁
禮法之謂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
食宴樂而象之初九曰需於郊利用恒夫
恒常德也用之以自在者也不輶鞫而卑
不罵坐而豪不囁嚅而汗不叫號而放不
頤指氣使而柔不白眼攘臂而厲不塵金
玉不計資斧皆所謂恒也恒則何方之不

可適而何人之不可合如曰吾能御太丙
驂契貳騎泱莽之鳥從雲翱翔而侈然自
放踰檢敗度則非所謂恒不恒則不得自
在此非雲翔之意也生先世祖曰雲林具
隱德善畫爲國朝名流其師曰雲池精
隸書癡絕過人是祖是師悉以雲號今生
彬彬馴雅工印章有秦漢之遺其所不被
於雲者深矣無所容吾言矣

請陳明府禁宰牛說

夫人非五穀不生人而非牛則五穀亦不生是牛者生五穀以養人者也昔人云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自種自斂服箱以忤何其勞也既耕且耨黍稷用成乃京乃坻乃庾乃廩何其利也是牛者養人者也養我而我殺之復燔之烙之炮之醢之醢之腊之既乃取其皮毛筋

骨脂膏骨髓而裁之劑之煎之燭之填口腹規贏利又何其忍也夫殺穀殺胎殺鯤鮪殺蚺蝮殺蚊蚋此最眇細尚不可忍而忍於牛乎牛之物鉅於人而牛之功倍於人牛可殺則人亦可殺矣無亦惟是殺人有罪殺牛無罪人能言牛不能言人能報復牛不能報復耳庸詎知有臨刀跪請漫不爲意啖肉飽卧覺而體癢以死者有家

言象者利卷之三十三
甚豪侈手自殺食病而多牛索命者有繩
勒牛舌生子瘖瘖者有懸首河干血濺屠
人之面成瘍而死者比比不可更僕是不
能言而言不能報復而報復無抵死之法
而有抵死之禍者也孰謂其可忍也夫人
見螳捕蟬則捍其後遇蛛罾蝶則解其縛
恒情皆然至爲口腹羸利則極慘烈而不
顧彼牛就殺時其蹶然而蹠泫然而淚下

者何等情狀也吾乃鼓刀以屠悍然不顧
砉然中族皮骨離棄快然自得此何爲者
曾不思造化回薄輪運轂轉人生馬馬生
人人復生馬安知吾前此而生與後此而
生者之不爲牛乎安知其非自殺乎非以
殺牛而實以自殺孰謂其可忍也昔田子
方見老馬于途束帛而贖之曰壯用其力
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今牛春而用之

言身者稱卷之三十三
三
秋冬而殺之有仁心者固如是哉禮曰一
元大武非郊禘宗廟社稷則不用牛後世
師捷享士稍一椎牛未有尋常家食而殄
是大物者自昔良牧明宰多有禁禁之而
未盡稱曰格餌今願臺下廣一切之仁恩
而及於牛舉一切之善政而及於禁殺牛
不徒格餌必令畫一非獨行慈亦爲導儉
物類大幸生民亦大幸矣

鮑伯英印章小引

鮑生白哲少年來自塞上冠敝幘履敗履
短衣楚楚不掩脛脰而能爲印章蝌蚪籀
篆博通研索所爲刀法大得壽承祿之諸
八意余心愛之已而與之語霏霏玉屑浮
以大白可二斗而醉醉去玉山頽唐絕不
作罵坐態寧馨哉宜其官止神馳於秦章
漢璽不啻承蜩若是已而問從塞垣來五

卑于何在燕然一片石誰爲銘勒亦有探
白猿而授黃石秘書者否生爲撫掌大叫
談說擊劒事娓娓生雖寡人子乎而志長
在請纓似不徒以一印章小技從人間博
資斧者昔張旭善草書見公孫大娘舞西
河劒器書法長進生於銅鑿石鼓之法當
亦從蓮鍰間得之因時時與之酒而論劒

鞋杯譜小引

林生客余山園雨窓無事出鞋杯詩數十
首示余余謂步稱邯鄲鞵推洛浦總因螭
首及于鳳鞵今所謂白小姬者不言玉頰
而第取金蓮當彼霞觴加茲月旦以踏青
而浮白以行雲而行酒且也不雙而隻胡
取合懽生曰昔馬嵬物化老媪得鞋傳示
博黃金無筭夫玉妃塵土遺物尚爾堪珍
白姬盛年香躅那不見賞咄咄鄒君亦效

言身者種和卷之三十三
老迂倪態乎爲之失笑

芙蓉社纂小引

吾梁谿之九龍山去芙蓉湖里許而近予
菟裘在焉嘗予解龜南下焚魚以居資少
荆牧裝非越使延及十年始拓數畝因山
起堵疏泉成浸幽篠蒙密樛木偃蹇禽傲
自喜花狂欲舞霞幙高牽烟鬟低寢差當
陶徑大媿石家而友人林若撫氏乃過而

樂之時命蘭橈徘徊竹下因是俞君孺子
周君承明俞君君寶伯鱗輩同聲合志不
期勿速後先于邁拚抨而集維時白藏爲
政清商微扇塞鴈候蘆井梧傲葉方澄旣
浴靈藥竊奔值桂樹之芳秋結芙蓉之盟
社分題命句巖韻限體甲倡乙和前喁後
于或撚鬚走甕或舉步倚馬或春蚕吐絲
纏綿盡巧或天妃織錦珍重報章總之調

言家春和卷之三十三
叶宮商聲諧金石人盡名流詞都爾雅占
星動太史飛雪屬陽春者矣夫節尚蓐收
景先圓魄梁園授簡未是秋中蘭亭祓禊
不當月午孰如此會傍蟾宮而築壇墀借
月姊以捧槃盃玉杵淪糜桂輪不律者乎
獨以予之無似濫委厠其間政所謂珠玉
在前覺我形穢也人凡八人詩凡十
首歲著雍涪灘玄月哉生明

林若撫和申少師落花詩引

今夫花當其馭娑旖旎層城襍裊白閒委
他紫闥婀娜儲胥狎繞曲房歎藹穢墀斐
疊綺陌天翹非不使縠紋遜緻翠羽奪艷
嬌施興慙陽陵啓妬寶輾低徊玉壺長寫
膺九錫作十友號五宜讌三昧而一旦紅
銷綠委香湮粉謝辭根蛻舉帶葉高騫貼
地爲茵入欄自點嘘毳青冥揚塵碧落歌

未山香舞隨柘影昔何纒紳今也披離撫
今愴往足攬人臆故自昔韻士墨卿才娃
文媛多賦落花著之篇什然皆托意窮愁
寄懷投老思深團扇情繫明璫慨朱顏之
非昔嘆青春之不再取花用况援物解嘲
爲是牛山之泣雍門之琴已耳豈若茂才
林君青衿少年芳苞乍吐不羨上林一枝
少師申翁白頭元老靈椿獨秀可當西池

三竊者乎申翁年過明遠扛筆如椽林君
齡方長吉攜囊是錦此能藐大人彼則呼
小友彼能歌白雪此亦附青雲協若埴篔
諧如金石又非可與絲枲錯章膾藟合器
者竝體較也鄭麗明氏酷嗜兩家詩授之
嗣氏付於刷青倘亦潘河陽何江都之屬
與

疏二首

法昌寺僧寶華募緣造華嚴經十二部疏

夫自明星成道而華嚴始出自龍宮示迹而華嚴以布其爲經也開毘盧法界入普賢行海闡十玄門廣四無礙從初發心便成正覺窮未來際只屬刹那入座卽三賢十聖與會之末學小乘權實並顯思議不設誠四十九年之極譚三千大藏之囊括

也故寫經者不舍之而搨雕管持經者不外之以振海潮刊行貝多者剞劂必先施布羊鹿者檀樾恐後梅檀座千尺非茲無以爲觀唄鐸聲六時失此胡以傳響卽看雙樹誰乏雜花有法昌寺沙彌寶華者卽翔琳宮便尋函藏青鴛宛在白馬思馱欲於此八十一卷廣造一十二部念純繡裝潢實寸絲之匪易陟釐印刷卽尺幅而猶

言身者種卷之三十三
難特下青山乞資朱屋夫助僧以財施也
造經以法施也財法雙施人天獲福凡我
同志其共成之

募化長生米疏

慧輪上人持卷乞文而曰以募長生米也
夫米何以稱長生蓋將所募米貸衆歲取
其息以飭僧息無盡而飭僧亦無盡故謂
之長生云始以法門人持橐而乞收若芥

子既如富家兒按券

癸散若恒沙用子

存母母復生子生生不
即羨爲緣緣本
於羨緣緣相仍不庾廩而香積有隔宿之
殮非蓄畬而闍黎多鼓腹之衆假計然之
豐殖作長者之檀施事類逆行法歸巧便
機疑倒置理則圓通于是迪光合掌懽喜
而爲偈曰

菩提樹下

誰者耐饑

如來百法

詩象苑補 卷之三十三
不言辟穀 阿難殊勝 且犯淫室
而況其餘 得安隱地 取米於子
以存其母 如貝多樹 種子不絕
其米無盡 飯僧無盡 無盡之施
福亦無盡 福無盡者 慧力無盡
檀波羅蜜 此爲第一

跋語十一首

贅贅編跋語

君寶玉山山岐峩腰帶十圍頽然自放見者
訝其擁腫及與之偕殊婉嫵娟好嫣然有
致生平操槩好作情語所製有蝶睡新柳
茉莉詩三十首姿態橫出芬芳襲人大似
東海生玉臺詠一時洛陽爲之楮貴而君
乃自署其編曰贅贅謂靡所用之也夫丹
霞碧雲朱英紫脫亦何與人事乃絳霄之
上瑤欄繡石之下胡可一日無此物曾得

與拚拇枝指例乎請爲君寶解嘲

跋沈孺休寫三碑後

孺休此書人謂得魯公法余不謂然蓋夢寐永興而參以率更者雲間書學動稱二沈乃其技不過竊文敏緒餘而止耳曾不得窺永和諸人藩籬而逝以三寸不律取顯官至翰苑卿貳孺休豈其支裔耶何臨池過之而榮稱不逮也諺有之力田不如

逢年余於孺休三嘆

五木德慶菴飯僧跋語

五木戰地也而藏公於此結飯僧堂栴檀婀娜瓶鉢卒止青燐不作鬼魅遁形此如阿脩羅日事戰鬪而得見佛化煩惱爲菩提最是歡喜人地雖然事貴隨緣道忌執着倘如近世借口津梁乞資朱戶以捷椎作長鋏而爲之未能利己那得利人便是

黑風吹墮羅刹鬼國何但戰場

跋張兩江詩卷

兩江以大書特聞不聞其能小草又不聞其能操鉛槧而爲詩也今觀此卷古風近體率莽蒼個儻格調不羣似出臨池之上何乃以字而掩其詩耶愚謂卽以詩而棄其字亦可

跋高房山夜山圖卷

米公癡絕所爲雲山獨創一家卓立千古此中三昧惟伊家父子自相傳賞不令他人窺竊一鬻人亦無得而睥睨之者越二百餘年而有高尚書者出盡伊父子而有之足當鼎峙此卷雲樹罨靄大有生氣墨汁淋漓欲墮几席卽未爲尚書公得意之筆亦非籬壁間物也

跋雪浪師寫金剛經後

書寫誦讀之利諸經皆言而獨金剛經中更反覆致意津津不已故臨池之役此經獨多然或緇流法侶用爲乞資或墨卿稅士取以遊戲食膾犯戒意念淆禱而爲之卽闖會稽藩籬入吳興堂室福于何有今雪浪師於禪誦小間從門人定文請書此一卷若踈若密若深若淺若有意若無意自成其爲是而不與吳興諸家爭妍鬪巧

此之爲福定不唐捐籍今如來見之亦當舉兜羅綿手摩娑側理吐帝青寶雲覆其上

跋仇實父摹李龍眠蔡文姬歸漢圖卷

唐龍眠居士具畫家法門其於人物更探三昧我明仇實父亦然此卷爲實父所摹龍眠文姬歸漢圖巖石稍率易而人物大

是精工是以的筆臨的本者乃文姬失身
臙虜靦顏歸圖棄兒沙漠轉嫁董祀削廉
蕤姬視如嬉戲卽有藻績曷所取而重之
彼繪事家逞逞取以爲圖豈不令千古嘔
噦

跋王右丞雪江捕魚圖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千載而下人以此推
右丞余讀其詩因思見其畫不可得今得

見此雪江捕魚圖真世外奇賞便取右丞
所爲桃源諸詩讀之一讀一玩如有巨魚
自大江從雪花飛墜用佐浮白不覺玉山
之倒

跋錢舜舉石勒問道圖

舜舉花鳥冠絕一時而人物亦是工緻此
卷石勒問道圖生氣宛然嘗鼎一臠知非
凡味

跋雪浪開士所臨李北海雲麾將軍
碑後

古人作書多不沼襲觀舞劍視擔夫皆可
悟入近世以古爲楷而臨摹之優孟壽陵
衣冠學步愈摹而愈失其真矣此卷爲雪
浪師所臨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帖不求工
緻信筆直下在肖與不肖之間而其肖轉
深似得臨池三昧者夫師已佛法六通於

臨池三昧乎何有

書楊瑩甫所藏余尺牘卷後

昔人寶燕石以爲玉積而藏之齋而後出
示客客大笑謂其非玉也余數年前所書
尺牘絕未窺臨池三昧何啻燕石而瑩甫
珍之若玉積以成軸無論示客客笑卽余
見之亦自啞啞不止矣乃瑩甫又欲余丹
青其首今惡書惡染合成兩醜瑩甫嗜癡

詩象者稱卷之三十三
特甚如識者見而擲榆何姑爲槃礴而歸
之因語瑩甫勿再示客

贊九首

達摩贊

踏蘆而來面壁而坐革履翩翩亦復何所
印度震旦不離這箇一花五葉自然結果

俞易之像贊

爾眉則踈爾髮則稀爾面則梨爾體則癯

乃爾性則夷爾氣則舒爾腹中則有五色
之絲噫嘻此爲俞易之

張震之像贊

於丹青則濡首於曲生則沾口於風塵則
寄跡於阿堵則若亡有兩高三竺之與居
而凱之探微龍眠伯駒之與友桂棟衡捺
蕭然獨守僧至或迎干旌則忝故人盡購
君而實不知君之爲技冥游古先雕絡百

詩多春和 卷之三十三 五
氏得心而應之手噫嘻此郝上之琴君蓋
自示其無偶

吳用卿像贊

茂先博物仲虞逃名太丘道廣叔寶神清
扁舟范蠡五岳向平友于趙孝俠烈荆卿
誰其備之曰吳先生

別駕史振吾像贊

齡不必遐而澤延官不必顯而節堅子若

孫不必多而才且賢其與若偏而其所享
則全爾眸炯然爾頰頰然爾意訢訢然誰
圖之我贊之而爾傳

沈山人像贊

昔有休文今有孺休二休一沈先後風流
詞場書苑各建其旂笑殺腰枝亦復並瘦
林驛丞像贊

荷與芳蘭濯濯新柳有美清揚今似非凡

偶而胡爲乎下
忝解之者曰此名家之子
居於清而游乎垢

堪輿楊君像贊

腹便便兮何所儲
是青囊之書口喃喃兮
何所言是山水之編目
晶晶兮何所窺是
牛眠馬鬣之堆足
趑趑兮何所跡是立旃
食鼎之室不知者以爲
五湖四海形家者
流而知者謂郭弘農
李淳風朱桃仙范越

鳳之傳

趙隱君像贊

隱不混漁樵進不干公卿
卑不逐泉刀高不博聲名
師阮籍事劉伶法茂世學
公榮其夢也若覺其醒也
若醒亦穠亦澹亦濁亦清
蓋將以逃於酒而全其生

墨銘三首

畫眉黛

始與之石揉而爲墨用以飾黛不雜以色
秉心堅貞得無化石墨耶石耶于德則一
吐墨魚
彼蠹能食在爾則吐食則果腹吐則眩目
惟食而吐文乃郁郁告爾墨士爲乃腹母
爲乃目

三生石

玄不玄涅不涅妙明心內外徹既歷三生
亦經萬劫墨可磨石不滅彼守墨者寧爾
列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三

亦豈萬世墨河壑以不滅斯守墨者寧爾

調象菴稿卷之二十四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二十五首

與曾太史

記不佞于役三楚得門下卷而歎息也謂
如荆山良玉五文閃尸神色夜照若星若
電可以當清宮法殿之珍又如大宛龍駒
蘭筋權奇霜蹄滅沒一日千里足入天閑

備輿衛而今果然矣一時睹紀者謂不佞
母乃方九臯卞和氏其人乎而不佞無有
也靈異發祥不佞偶與之會耳夫楚祝融
冢上沅湘濮沔之秀扶輿磅礴鬱爲人文
自鬻熊左史倚相觀射父屈原宋玉景差
唐勒而下代不乏人至于今而既有門下
復有何思雙環聯璧並瑞協禎可謂千載
一時矣乃者門下螭頭入直雉尾分行內

注乍殷外譽騰播名山之藏充積筭篋不
佞聞而心動喜氣滿大宅未嘗不時時北
向黃金臺嚼酒盡一石也惟是一丘一壑
雖足棲遲而明遠才盡文通藻竭向平已
老五岳生涯索然僅于二六時中一香一
茗一軍持向瞿曇氏五體投地誦偈伽經
一卷度此餘日而已

與雷太史

語有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審乎聲律之繇不佞耳目亡知不自意別藻績于雜組織鈞天于繁奏乃者備九服歷九成極文章聲律之用而不佞與有榮施焉夫非天假之緣與解龜而往微獨各天異域抑亦清塵濁滓亡從問訊荷鋤之暇亦頗聞門下人倫歸往朝譽翔洽泰嶽比崇景曜並懸刷青大業日勅月長甚

盛甚休若不佞者爲向禽而濟勝無具倣嵇阮而酒腸不寬學曹劉顏鮑而文采垂謝效郭解劇孟田光聶政之屬而牀頭金盡俠骨蕭然去而奉薄伽梵氏作在家頭陀又復多生以來惡又種果愛染糾纏如結不解在縛難脫僅能禽息鹿視終其餘生而已昔人云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不佞有焉

與劉學博

僕年未艾神旣以疲形旣以萎心志旣以
灰冷一切所有都力不從心浮白寡量濟
勝無足好俠屢空展卷易忘搦管才盡談
天舌短僅於二六時對薄伽梵氏讀楞伽
華嚴諸經而又多生善果苦未栽殖何肉
周妻力難并置真人世贅疣天之戮民也
自分不祥久謝徒侶遠近竿櫛悉戒不通

因失聞問浦泗者至惠及鯉魚剖腹讀之
言言厚雅時方把盞梅樹下不覺爲盡數
爵第故人愛我我乃捐榮絕嗜直生之猶
紀而無以勉副故人奈之何晨風告歸促
報甚急八行道意不盡媿媿

與姚文學

顧渚雲天不遙曾亡能操一刀子問奇字
於文園魚腹徒將龍門何在大有惆悵不

倭生平有劉縞之僻不好侯王八珍而重
嗜蒼頭木屐穀雨甫過碧乳香芬徃徃如
在兩鼻孔間敢循故事馳將白鏹易彼月
團其價與數一切如舊亡敢稍損益也夫
不佞於足下不能效叔夜枉駕子猷汎舟
而徒以一莛茗故竽櫝相煩足下得無竊
笑而私謫之不

與王百谷

日荷嘉招倚層軒坐密室言笑移晷虛往
實歸惟是鼎俎華錯多戕生命德則飽矣
如破先生佛戒何別去婁江不半餉而畢
事隨向琴川道凍雨時至僅取淋漓之隙
著屐虞山探拂水破山桃花秦坡諸處褰
裳躑躅倏往倏還了無意致一理歸帆便
曜靈爲政玄冥退舍區區崑嶠其靈幾何
而美我乎過金閭風利不得泊未皇走謝

南有餘艗中得詩數首錄呈記室知不足
辱斧斤博案頭一噴飯耳區書卒業未有
則幸付廝養

與趙凡夫

金閫自古名利地趨羶集苑從古而是而
足下獨韜精葆素矚然不涅卜築巖阿夫
婦偕隱離塵絕伍逸民之亞其人固當具
傲骨作冷面張仰天眼偃蹇睥睨不同一

世而足下又復恬夷簡曠飲人以和介不
違時隱不絕俗真俗二締圓融在手倘得
大乘菩薩教者耶曩過山居倚茂樹俯清
泉憩雲窩坐石榻霞帷高褰花茵不卷禽
聲天籟當數部鼓吹從其間窺圖書之府
啜伊蒲之饌長嘯人雲清言沁肺地何必
方壺員嶠人何必安期羨門也虛往實歸
得未曾有餘艗中課得一詩以當紀頌知

不足寫其萬一足下付之山童從野燒揚
之母爲示拙聞尊公稿佳甚并考繁集幸
各惠教

復王百谷

高齋讌笑神情懽洽偃鼠之腹不覺醉飽
歸坐一室意未嘗不之南有也此時別去
便欲課數語道謝不敢草草遂爲桃源秦
坡諸地先之廼者勉成一詩書之篋面速

者誠拙遲亦不能巧也奈何

復王行甫

滁州自古勝域此中隨牒微獨隱吏寔亦
列仙門下驅車南北世勞之勘盡而從事
於此簿領煙霞一官玩世如脫樊中而卽
浮黎與元君帝子後先賓遊二童吞餌八
石清都玄臺之上何知塵世擾擾第左瓊
函而右玉簡或不無旁午耳不佞桎梏旣

詩身者利卷之三十四
解把鋤執釣差足生活惟是多生分淺愛
河汨沒彼岍茫然數載祇洄祗屬搏沙作
食其餘一切又可知已空谷聞寥忽得是
然之音不覺躍如其喜諸品清嘉一詩鄭
重不令窶子暴富耶使者歸促聊爲致此
與趙虞衡
憶昔德星五稔以吾梁谿爲丸而弄之以
爲蜩而掇之與之以神君而察見蔀屋與

之以大慈父而若有痾瘵穢澤靈爽翔洽
浸漬猶復矜愚宥過加意不佞盖環吾城
而處者盡覆有光天而不佞獨二天故環
吾城而處者盡彼天之戴而不佞更二天
之戴惟是清塵濁泥地分負越吳南薊北
疆域遼阻微獨信使未將抑且郵筒永廢
翻經之暇翹思結念惟以日爲歲借牙旗
大纛于石城之畔耳頃聞輶車南下時時

向關門盼望紫氣而未得忽接棧書知從
大江飛渡吾梁谿父老子弟爲之旁皇徒
倚缺缺失志而不佞可知也明公遂不有
其所乳翼之遺黎耶咄咄引領白門間九
頓械詞道謝并佈胸臆如此臨風于邑

與耿大中丞

伏惟門下惇崇大雅挽黜澆浮坐鎮庶僚
惠懷黔首江漢不波萑苻晏然卽我毘陵

姑蘇之間鷄犬恬熙日月清朗者夫誰之
賜也某五行多梗三生善病年來寢瘵幾
逮鬼錄引領石城僅若咫尺而不能匍匐
階除一申子民分誼耿耿若何乃者南向
九頓肅具八行奉訊起居薄有家田之粟
家山之茗附于芹曝萬惟鑒此微忱破格
笑存幸甚

與李大司空

自借釋褐得隨步武不餘歲而彼此星分
清塵彌清濁水彌濁升沉異域不啻浩劫
昔人謂別如順淇聚如陟峻固無虛語惟
門下天挺豪奇蔚爲名世醞義涵仁經文
緝武尋常拈弄不律輒配三都協二京包
含班馬奄有屈宋一旦建牙豎纛傳箭天
山之上便能蕩掃腥穢拓地日南將壇文
苑于今無兩彼其崇爵厚祿三事在望分

茅可卜區區榮膺又不足置喙者如某
腫陋質爲世棄置鹿豕應門猿狖爲友負
松拾栗帶索而歌間禮竺乾日與比丘婆
羅門飽噉餽飪誦楞伽華嚴數卷于天爲
戮民于人爲不祥之器如是而已曩兒孺
某某少年躁進妄意邊籍門下憐其遠跡
備加恩遇骨肉而隆某銘心鏤骨已非朝
夕故而抱病累歲幾隸鬼籍未一陳謝頃

請身者利卷之三十四
以赴京應試便特令紆道轅門百擊纒階
下兼附區區如此惟是如天高誼非三寸
管城子所能具道若之何臨風主臣主臣
與楊憲副

吾丈秉節蠶叢積猷累伐甚盛甚休不佞
望武擔玉壘真如天上亡由一寄八行有
懷何已乃者彭邑寂光寺僧真權之便附
此起居此僧一瓢一笠不憚瞿塘灩澦過

我吳下六歷伏臘精勤奔走以復寺故蓋
寺於嘉靖中有劉某者倚其官中丞勢
奪僧之廬而埋佛像於土像未及埋而雷
霆大作劉殛而死孰謂薄伽氏無驗耶乃
其子孫不克蓋父愆其地方官長不興起
佛事因循至今真權者力圖復之夫非法
門之賁育與思昔優闐波斯匿王皆以勤
仰世尊爲作佛像優闐金質自起迎佛波

斯梅檀移傍精舍世尊咸爲摩頂囑付令
于涅槃後化導衆生然則佛一像也像一
佛也見像如見佛自非丹霞誰燬木體不
有百丈能廢殿堂乎固知劉人闡提當入
阿鼻寔殛又其小者吾丈以大觀察爲檀
樾主願體空王殛惡之意振百年旣廢之
業倡彼有司先諸寮案則何獨不顯令績
高並岷峨卽普濟津梁同於巴峽矣何如

何如

答人索酒

有牀頭酒數斗敬以貽足下不復令老羌
呼渴但願耳熱之後勿作鄱陽惡戲耳

與梁觀察

在昔彭澤解綬於陵灌園季鷹思鱸枚叔
不樂爲吏邴曼容祿不過六百石潔身遺
榮譚者艷之乃皆卑秩散曹或遭時之難

及與世遭迴然耳門下以屹然清時保障
方且爲民怙恃爲國棟梁爲士林著蔡而
一日瞻雲劔閣旁皇雪涕遂收牙旗去大
纛奉身而往忠以孝移君爲親奪此豈與
尋常拂衣絰冠者比耶惟是文武碩望著
在中外祖帳亡何賜環且及青城玉壘決
不能長有名賢卽我三吳人士願非久以
中丞節起家再續舊遊門下幸勿終棄其
所與朝夕之氓也屬在病暍不能同父老
攀轍國門肅此八行以當負弩

與徐文學

不佞鍛翮歸來棲息榛莽閉門距躍一切
屏置惟於文字結習未忘時憑棊几拈弄
不律然亦不過劒首一映初無當於作者
也拜教之辱稱引過情以隼麋爲子都指
崑嶠爲壺嶠將使不佞汗淫淫下耳何物

茆檐得耍車騎濁醪糲飯烏鳥之音殊不
足以耍懽上客門下不加督過而下謝亡
已彼其胷次真吞雲夢者八九矣尊公碩
德懿行未易更僕顧我弱筆十不能揚詡
一二若之何其賜斧削而後授刷氏焉幸
甚使者歸促口占報謝不盡蹇產

與沈少卿

不佞弟菰蘆旣久形景日孤所對者黃面

瞿曇所事者幡幢貝葉所與朝夕把臂而
游者優婆比丘門而已因於生平故交一
切曠失雖以石交如丈而并缺隻字之訊
非獨分不可亦力不暇也乃丈身處清塵
而注念濁泥鴈足褰蹠自天飛下此之爲
誼卽秦岱非高東海非深矣青山白雲是
丈雅志知不欲逐逐風塵間第鴻猷駿望
著在中外豈得便賦歸來五湖丘壑且讓

不佞獨長數年然後遣猿鶴相候耳一笑
復曾太史
清商婁其白露旣塗堊戶據梧偃仰長日
聞亡人徒杳然大始三尺平頭奴報有長
安信使至出瑤華讀之而喜可知也惟是
儀物錯稠照耀蘿薜令人當之不勝慚忤
乃書中語更獎借甚盛何物傖父得要華
衮若此肩頭三詩清訇宛縉夷簡駘蕩春

花競采秋雲與淡黃初而後大曆以前匪
近代沾沾口吻也不佞請從北面受教清
塵濁泥分難會合或者他日江浙之間棘
闡借重可以其間奉顏色乎蓋夢寐望之
矣

復雷太史

不佞逃虛塞兌窮而自樂蘆拊菜甲以代
肉豚耳鴨掌以爲奇玩猿麋以作友朋竹

風梧雨漁歌樵唱以當數部鼓吹曲瓢卷
漿長罌貯醯笥有敗絮餽餘脫粟自非凶
禊得免其死惟是三生病骨漸以支離酒
鐺蠟屐時復置閣不無爲樂事小梗來教
謂不佞潛心述作事在千秋不佞癩病人
初無意念到此抑亦非其任也衡山篇綿
麗高華縱橫恂悅奇正互發符采相濟惟
祝融君可以當之捧讀再四真令人在朱

陵洞天之上矣明公超然逸思知不爲朱
紱纏縛顧方倚木天而遽談水月得無未
卯而求時夜乎請與明公約旂常旣豎而
後解組不佞其時從公鷄林鹿苑間度亦
未甚老也

與張孝廉

往得楚中賢書見高列姓氏爲之頓足起
舞向荆門失笑至于今而南宮寂寂也不

大恠事耶夫連城照乘流水高山非其耳目誰能聽睹然世不盡乏耳目者有之則神品售矣息以六月掊及九萬茲事之恒亡足邑邑者不佞凋顏傷趾遁跡收聲于人間世百無一涉惟是二三知己不無縈絳胸臆而亦不敢以姓名通拜教之辱空谷足音胡爲乎來哉以斯知足下誼至高非世塗間炎炎涼涼輩也不佞感及骨矣

兩文妙甚高調逸響矯矯絕人信一飛而九萬之無難耳拙稿一部附黃君行李以上春闈在近努力爲禱

與黃學博

不腆繩樞獲要車騎坐瘡鬼憑陵擁衾伏枕亡論鷄黍失將醴酒不設卽顛衣倒屣病甚未皇乃知此物不獨能牽引二豎且使長者迴車故人卻步抑何其虐也日稍

退舍藥餌之暇輒舉不律修八行上候興
居倘過旬日能任杖履當乘片帆五兩候
顏色于毘陵之上張曾雷三公書敢累行
李

與袁金華

臨川之政號爲召杜僉謂青瑣烏臺當相
推借而僅佐五馬不無小屈僕不謂然中
外一官散要一體希中避外重要輕散悉

非賢者事况此何時皇情叵測言路齟齬
不鳴非職鳴則斥去必欲快于一擊悻悻
而止今日終南異時捷徑更非道義固不
若聽訟棠陰行部露冕統專城領庶邑效
潁川渤海之爲得也門下小屈政其所爲
大伸者矣新安洪生精心篆籀所爲印章
在昔壽承諸人上以此技遨遊中州東魯
秦楚燕趙之間聲鵲起而獨未徧吳越今

渡羅刹循富春從激溪而下入金華山谷
觀黃初平叱石處遙望交戟思一見丰範
惟明府賜之顏色重以推轂隆國士之遇
不則亦薄加廩餼授彼車輿勿令囊羞或
致轍涸亡論彼生將遠邇聞之嘖嘖訟高
誼乎何如何如

與陳眉公

一歲之間凡以士薦者三四卽僕亦且自

厭安知先生之不厭我惟是先生廣大教
主士挾片長隻秬者亡不之雲間之雲間
亡不之陳先生之陳先生亡有不之僕而
通者乃者又有所薦士矣近世以印章游
人間者甚衆而率不知篆籀僅剽襲顧氏
印藪一二耳夫無本逐末其末立敗又安
得精新安洪生工八法善六篆得師宜中
郎髓因于印章能以刀法合字法備極精

妙世言壽承雪漁今言洪生或亦定論也
第其人貌甚寢復不善磬折莫爲之先恐
屬按劔幸先生多作聊城與之渠卽無陸
賈裝當亦不彈馮謹缺倘亦吾輩憐才一
誼事乎

與張衢州

屈指低離再更寒
暝韓娥顧兔遷代如簇
催督物化轉盼之間便爲陳跡我懷如何

頃者敝邑人自太末至傳二千石日惟啜
定陽溪水不煩部內一菽牀第間事察見
至隱亡能遁避諸所不法得其渠悉付之
理太守出盡屏呵騶不用僅攜雙杖走而
豪者心跳目矐餘不設仰視江郎龍丘之
間俗悍戾故利用巖匪久風移俗易想當
一意調劑無所用此矣有新安洪生者精
字學六篆八分得師宜中郎髓因于印章

遂成獨步世言壽承雪漁兩人不如也及
者浪跡越中出姑蔑道不能不一見明公
此君太樸無他治郡小間令奏一技倘亦
足解煩息倦無大不可耳

與劉大司成

伏惟門下班馬文詞顏冉道德稷契謨謀
夔龍禮樂爲帝者師當世之望比者豎表
國雍典衡上序畫本先民規循前哲能使

人餐粹氣士稟菁華易漓而淳輸文以質
景星卿雲盡知快睹泰山嵩嶽誰不宗仰
雖以某某才器局窄形質穢雜爲天戮民
作世棄物而未嘗不情專識荆志切詣習
設當吾世坐失名賢惟是跼伏蚓壤違遠
龍門石城梁谿如隔世界因乖素願遂阻
良覲昔南榮趨裹糧七日士成綺重趼百
舍彼獨何人言之有怍矣乃者見子鄒德

基口尚乳臭腹僅管窺似木居朽非金不
祥思觀上國遂舍下校願就鑄鑪一當斤
斧若爲生出門墻便甘死填溝壑于其匍
匐設爾通誠收樵牧之嫵展生平之誼薄
有淺技并獻醜大方臨械不任主臣

復郭大行

今歲祝融虐甚吳牛不喘月而喘日方苦
熱間啟剝啄而進之知是信使若披涼風

甚喜已剖魚腹琅玕錯落若濯霏雨又甚
喜已讀所爲別楮高誼雲天詞采煥發若
餐玄冰而啜飛雪又甚喜炎歊不止稽使
者七日從揮汗中不得工然不設不爲工
也竿櫓屢承芝宇未覲咄咄欠事皇皇者
華原無定所會稽禹穴闔閭具區寧不足
辱使君車騎乎幸早爲計吾吳山靈最嗜
騷雅令掃石待矣足下以義請文僕獨不

能以義爲文耶褻蹠之惠原不欲領恐往
反未便姑置之篋笥俟異日以復二肩一
畫附去尊絹不堪點染以一生綃易之或
者可當玄鑒耳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三十七首

與沈純父

日者大病之後大橫繼之大橫之後病又
繼之三生薄劣五行多故因思既往種果
未來深逃蓬藿虔事薄伽混跡苾芻博搜
象教遂於左右聞問闊踈豈有遐心敢忘

言象者稱
卷之三十五
明德矧門下韜鋒韞采去智復樸洞觀元
始象於帝先糠粃一世覆却萬物亦所謂
西方聖人也未見若見既見若不克見人
情皆然而不佞顧爾違遠非其質矣弇州
久逝新安嗣化屈指壇坵之上非明公莫
適爲主卽門下芥視一切不欲以雕蟲溺
志諒六時遊戲未忘鉛槧名山之藏不習
而廣能一見示振我茅塞不嚴節驟臨

涼颯颯至露柳委黃霜砧淒緊落楓叫鴈
寂歷驚心翹首懷賢慄如其擣敬勒八行
奉詢動定薄有新秬兼之宿釀聊致區區
臨械神往

與郝仲輿

曩者河橋一晤紫芝在把玄言如屑酒闌
分袂岸花渚葦助我依依至今醉心大雅
若飲醪醑尚爾頽然幾欲匍匐利城候鳴

詞身補和卷之三十五
琴小間與上君山盼揚子歌大江東去躊
躇未果不審明公亦塵懷戀否別後二豎
爲耗寢瘵連旬人似黃花思如落葉大無
聊賴第取所示大作時時頌之爲一解騷
屑耳雲林畫想已臨過當青於藍矣乞擲
示平頭奴不佞於此畫若王子猷愛竹不
可一日無此君也若所許宋君金箋匪久
當踐諾何敢忘

與林令公

星輶暫往父老輩猶自攀援相與旁皇出
涕蓋群雛在翼勢不能頃刻離其母耳不
佞某抱病旬月伏枕郊居亡能與黃童白
叟祖道關門歉如之何特課里言一章奉
頌穆如之風并有不腆遣穉兒代致下情
伏惟台慈炤宥主臣

與沈純父

日蒼頭捧到回札方切銘鏤亡幾何而雲
箋珠玉墮自長水魚腹在剖仁風斯握津
津齒頰厚見周稱夫不佞材無襪線智鮮
挈瓶顏面何施用自慚忤明公以人倫藻
鑑而謬加揚詡若此不佞爲之沾沾自好
矣二綺鄭重似非相知酬往樂天烏大是
奇瑋御以踏薜蘿踐蒼翠便當如昔人所
云足下生雲第不能卽上升朱府耳偶火

攻硯池成得一畫拜命之辱與便面附上
幸勿取視食頃令噴飯滿案生綃埃春和
爲之光福梅花數里如練何必減羅浮明
春倘果有意乎不佞當褰裳而前追隨杖
履也不一

與華中秘

不佞方從田間與二三友人燒樨楮煨芋
以爲樂而忽聞剝啄聲命童子挾雀羅以

詩家者稱卷之三十五
四
視則有山人者實持王百谷書至書中極
爲揚詡亟入之則其人敝衣敗履面目黧
黑骨柴如絕不類書中語已與之談而款
款如也已覽其詩而洋洋灑灑如也乃知
此君石表玉中大非江湖間品世以皮相
多跡表而棄其中故游道不振不佞大爲
惜之然吾梁谿殊薄雅道又乏長者誰能
爲此君緩急兩者實惟門下所兼有敢令

持長鋏而來以杖頭累左右若其餘矜節
車騎美衣冠縱橫押闔者雖錦心繡腸不
以進也此君姓王名檄字孝先浙之山陰
人

與章吉甫

雙鯉來自君寶屬不佞有狗馬病未起強
起讀之情昔殷璠詞采絢爛琳球琅玕洞
心駭目得未曾有病去十之五更讀扇頭

詩神颺自天鮮霞飛墮清籟稷稷雲駢日
御彷彿雲端病去十之九迺知陳琳片檄
可禦頭風枚叔七發以遣宿病何必長桑
君秦越人哉君寶爽朗亮直不廢雅馴兼
復婉嫵足當久要獨奈何主人尚庭然難
與促膝連牀以此竟不能滿十日飲乃若
脫粟爲飯鮭菜數種瓦缶土型不堪執饗
君寶諒亦原之定不加譙讓耳大集吉光

之表直可千萬胡使不佞羔其袖乎拜命
之辱當儲精養銳而後從事今方憤憤未
敢唐突也倘得全稿見示尤妙五茸三泖
山青水碧雨香雲澹文園無事閉戶著書
直是天際真人但言此神已馳去矣

與郝仲輿

明公竟不免耶蟬翼重千鈞輕黃鍾棄瓦
缶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功自古而是今世

其甚者矣大都仕宦真畏途波濤在前干
戈在後左有豺虎右有魑魅舉頭棖觸動
足枳梗脫波濤避干戈離豺虎去魑魅南
山之南北山之北養狙牧豕拾粟採芝何
不足吾所矧明公奄有三墳窮探八索抽
黃對白筆花競吐羴羊神鵲龜曆鶩經靡
所不習足自生活胡用區區腐鼠爲哉洞
庭三萬頃雲夢一千里爲吾湯沐邑直是

生人大快事知高明不少介意也卽欲刺
蜻蜓送別江滸緣爲兒子納婦不得出門
戶聊課一詩以代祖帳美人去矣我懷如
何江漢雖廣中有鯉魚他日尺素毋相忘
也

與孫建侯

風雨淒其春寒刺骨落梅滿眼大亡聊賴
得八行至爲之解頤更讀瑤華翩翩綽約

詩象補遺卷之三十五
嫣然可人又喜欲狂矣烏衣朱雀雨花木
末之勝日往來胸臆間不難褰裳一涉因
循奄忽遂若瀛海得母令向長笑人耶擬
以秋水芙蓉駕蓮葉而下與足下着屐携
筇裹糧挈醕托宿僧廬按蹟幽探盡收白
門之奇能拋帖括挾五色管待我不

與王百谷

先生表德鄉閭藏書名岳神挺膚清動而

能靜業既不朽骨亦難老何論千秋直無
究竟乃者七十雖云古稀在先生其始孩
乎梁谿稱壽例在王春過此則爲不虔卽
吳門不然而某梁谿人所欲效麥丘之祝
于階下者非一日矣惟是將爲次見納婦
一切委細雖不與聞然阿翁斷無出戶之
理敬先課數語用代三祝兼有不腆惟先
生勿以例却且懸弧期尚遠諸筐篚至者

尚未闐噎可不以例例也候春之暮當以一觴敬薦南有

與李本寧

門下翱翔德圃蹀躞秋林質文互發聲實騰茂不佞傾芳注采業自其乳臭時矣顧不佞在楚失之楚門下在越失之越此已大恠事乃一過關門而失之再過衡門而又失之心若比隣跡若絕域魚腹愈勤龍

門愈遠此何爲者得非有鬼物焉使之耶弇州新安旣去門下獨踞齊州爲時盟主江漢雖遙峭帆可及不佞亦何難挾長風破巨浪操盤盂以從惟是老作頭陀閉門禁足二六時中瞿曇在對度此生不能窺黃鶴磯頭月矣或者天造吳人惠之景曜奪明公于雲杜之下乎又或者靈巖虎阜之間山神見屬要有杖履乎此皆不可知

第又恐紫氣徒先而小隊虛枉耳大都造物小兒往往弄人不獨會晤一事昔人蕉鹿塞馬之喻誠有以也仲輿先生才絕調高與世齟齬不免小挫可爲扼腕于其行聊附赤蹠奉訊起居從游者黃生友士非獨急仲輿實由仲輿以交先生也

與鄧汝高

沈生來自祁陽得手教如對芝宇於晴川

大別之上時方病瘧擁牛衣嚙語忽清風
颯至而神爲之開矣江漢雖遠中有鯉魚
自分草莽不敢唐突貴游豈其忘我金蘭
而恪一赤蹠也日者秉文之政載在人口
與點蒼鷄足俱高乃今酌湘波布郢澤雲
夢爲度灑芷齊芬孰踰我使君哉我吳一
片地豺虎深據鴟鷂晝出安得牙旗大纛
儼然大江之上乎郝仲輿被調歸楚附此

詩集卷之三十一
爲詢仲輿爲令澄江大有品格實愛不佞
度不爲殷洪喬故以相托又有黃山人明
達者從仲輿游楚欲一登鄧先生龍門知
先生不以九九棄士也

與沈淵淵

僕自去秋抱痾旋起旋伏凡五越月而始
愈大都僕病之由患在著意意在書則極
力冥搜意在佛則六時持誦意止酒而戒

沾唇意山水而窮蠟屐意所着處都無遺
力便爲明淫爲嗇逆病隨以起乃今洞灼
病根不容留滯時而佞佛時而中聖時而
掩關時而浪跡時而攤書時而高枕少文
向子中散步兵許掾玄晏錯出非一第不
敢執籌握筭連車騎交守相擊蹠曲拳以
爲勞耳因是宿痾頓遣渣滓全消乃知大
乘菩薩所以遠勝辟支禪也足下鼓盆之

後六年獨處捐棄蛾眉作白骨觀一日薄
游成均百金買妾烏衣客館擁有麗人曩
以一少年作老頭陀今復以一老頭陀還
爲少年若濃若淡一作一止龍蛇屈信不
啻游戲足下真快士哉花燭詩十首書篋
面博笑取數雖多而語無一可蓋僕真老
頭陀也能作少年情語乎南雍才藪其能
湛于道德砥礪名號者有幾能下帷述作

闖左馬班揚之室者有幾能操鉛槧爲韻
語者有幾能風流醞藉揮金結納碧雞白
馬談天畫地者有幾僕雖終年塞兌獨此
事深欲一聞未便洗耳願足下語我也

與屈司理

自解龜而南祝鷄養狙行歌拾穗卽乏牀
頭阿堵笑且不問頃之更對軍持翻貝葉
作老頭陀生活因於貴游訊問蕪廢非敢

自謂嚴君平遂輕棄世也乃者聞烹鮮之地近在宛陵夫此地山則敬亭文春水則琴溪崎湖岷峨浩淼鬱爲名勝蔚宗文通玄暉三賢胥于此著有令蹟江山人物掩映千古今在足下不當四邪有山人錢虞伯者能爲詩詞膾炙人口又善槃礴所染卉木禽魚絕似宋名家諸人以長鈇游公卿間人無不爭愛重之者特慕龍門願一諒無他爾

與尹中丞

以不佞某之得附驥尾又以不佞某之隨牒梓澤不可謂非幸而通典謁者不三四次通尺素者不一二次不佞非夫哉乃門下含穢養污謬加盼睐元戎小隊過我茅茨平頭無知相顧錯愕期期不能對而門

下霽顏粹語訊及老親至于見穉門下爲
情誠渥矣如不佞慚忤何不佞歸自三湘
日惟攤書數卷作老蠹魚生活已去書而
酒已去酒而游頃復去游而佛以比丘爲
侶以蘭若爲宅以晨昏魚磬爲數部鼓吹
何肉已屏獨周妻未除耳惟是多生緣薄
惡又爲種企道日懈去道日踈亡足爲明
公更僕者惟明公經文緯武涵仁履義有

文饒之劈畫具武侯之韜畧多祭公之雅
致備叔子之醇德稔歲爲金凶年則穀濟
時有餘鎮俗不乏武林雖重地中丞雖巨
僚豈能久置明公於外鼎鉉之寄當在旦
夕耳梁谿去羅刹五百里而遙不能裹一
月糧匍匐轅門望見眉睫謹走蒼頭持八
行奉候福履東望越雲可勝頽頽

與沈祁陽

九疑雖遠隔亦時有晨風謂祁陽之政大
足人意昔模稜而今不模稜昔亶曼而今
不亶曼昔憤憤而今不憤憤烹鮮理繩名
譽阜起花事依然鳴琴不廢不意沈侯驟
而致此大都家與邑同涂而殊軌謀身或
巧蒞宦則拙於已不足之官有餘足下生
不能軌一牙籌束一臧獲而以計然務伯
之策施之四境若反掌抑何足下之善用

其長也不佞邇來日益多病以病病故惟
不病病而病立解比者塞兌掩耳蝸廬雙
伏長日寡營北牕一枕蝶夢栩栩枕後啜
香薷燒柏子展古書閱之閱後啓所藏法
帖做大小數百字做後或遊戲繪事或灌
花竹或玩弄魚鳥數事畢而金烏西匿則
進二三朋侶與汎米汁觥籌交錯浮白大
叫命侍兒歌梁州數闋和以鶯笙雜以鳳

管不覺街鼓再動復就枕矣衡檐六尺地
自謂不減四天王樂想勝足下婆娑手板
折腰貴人前十倍也計足下治行高等滿
考便可遷喬何不豫勅諸公子治一菟裘
早賦歸去來與不佞偕老泉石之下乎夫
足下方意興鬱勃而不佞爲是殺風景語
鄒生母乃不近人情耶總之人壽幾何卽
使百年亦復瞬息奈何輕易擲過足下省

之季公子銳然獨斷棄黷校而成均名滿
白下真稱快士詎意嚴挺之乃有此兒一
笑

復何公露

人自白門至者謂丈遇有異人授以丹訣
服食煉氣長生在手方屬然疑拜教之辱
知其果爾夫門下早服纓組晚逐懸魚吐
芬揚葩膾炙秬苑一庭之內星聚蘭森頭

角嶽嶽又且雨花木末燕磯鳥榜以爲湯
沐助我嘯歌諸美備具直是地上神仙還
欲思天上耶不佞弟于此道亦稍染指得
丈先鞭便圖策駑丈當應召天都僕亦主
盟洞府也一笑冊葉六幅如命卒業以上
惡書惡染并惡句而爲三縱堪噴飯亦易
引嘔阿誰有醬瓿請以貽之九月成言不
忘引領

復方承郁

野人在草莽課竹調桑養魚餵鶴亦自有
種種無益事以閒爲冗以冷爲熱不免拮
据助勤意念遂不及戶以外至今白下仙
官不知信耗兒子抵成均未及八行寄訊
且令樞承執弟子禮乃辱長者先施與之
酬繆而賜以飲食儼然舊雅抑何高誼乃
爾亡何又辱使使筐篚瑤華離離耀目更

詩身菴稿 卷之三十五
使人不勝松茗可謂上駟虎丘陽羨便作
下乘矣維時方有洞庭之游稽使者兩日
洞庭湖山之勝冠絕三吳其間松鬣鼓濤
花裊布錦鳥弄絃管水戛金石逞逞而是
居人果園豆畛桑林茶丘緯蕭種樹采藍
賣畚以爲生活壁塢最深此時橘綠橙黃
蟹螯漸肥至不取錢令人樂而忘返不佞
行且卜築其間負山枕湖朝雲夕霞匡牀

一張濁酒一樽鱸香一炷老死于此吾願
足矣不知得果所願否相晤無期臨楮翹
企

與唐玄卿

逞在輦下備荷推分載以作吏支離奔走
不替于懷旣不佞鍛翻丘樊而明公亦養
晦原埜梁谿晉陵非秦與越實參而商卽
豹隱爲深寧龍門自外所繇積病之夫百

務蕪廢四序不知噉芝茹木強作人偶頃
稍枝梧從事禪淨六時團焦不得其間遂
于明公爲門墻外人非其願矣頃者當宁
嚴抑新銳加意老成明公膺內簡外借而
出春時前箸已露一斑會當參預密勿發
其大全長干石城恐終不得淹有景星耳
兒子德基尚屬乳臭未敢謁見乃辱長者
先施家報及之且感且竦待走蒼頭馳八

行佈謝并有薄技呈醜大方用博噴飯主
臣

復華仲達

曩辱枉駕闈人失之頃荷貽詩門者留焉
夫其留不足以償失也乃足下不責其失
而喜其留卽此已是如來一大慈悲念諸
詩清真婉麗愈玩愈有味夫佛戒綺語爲
妨道真今足下道心愈深藻思愈振軍持

不律各不相礙則三規何必規五戒何須
戒乎卽此又是如來一大圓通機括適有
洞庭之游稽于裁答洞庭湖山之勝玲瓏
剔透綿衍龐魄俊俏巧麗無所不有松必
干霄樹必合圍鳥雀麀麀或傲人或親人
雲嵐煙靄時濃時淡居人種果爲業田禾
次之此時橘熟橙香丹楓如繡真不減武
陵源不佞樂而忘返得詩四十餘首記一

首容繕寫以上

復余人伯

祝融固虐而今歲更甚區區鷄肋爲所鬱
腊及秋而委頓不已問訊樞趨因多曠失
門下督過無聞惠贈有及筐篚綢繆封緘
殷疊八行南金二詩明月洞心駭目得未
曾有荷德懷知何可爲喻詞林陽九羣彥
淪亡東南大雅幾于不振幸有魯靈光歸

然獨峙爲衆所往明公乃重自降薄而謬
及不佞夫問道童子辨日小兒固是至人
心然亦非其當矣序言之委敢不勉奮不
律附于弗朽卽令見者謂夷施借譽孽麋
吉光取領毛毳所不辭也屬方歸自洞庭
潦草陳謝洞庭岩巒峭拔溪流舉潏攢樹
爲村堆花作埒麇麇傲人鳥雀肆志居人
緯蕭賣畚植果種橘自適其適不佞睹而

樂此大有買山之志共得詩四十餘首記
一首行且災棗當與序言并上一辱斧斤
耳

與陳吳縣無聞

昔墨翟返轍朝歌曾參回轅勝母今古爲
標典冊著訓不佞迪器似斗筭能僅襪線
爲牛病顙在木剝腹衆口抑揄半世齟齬
不謂明公折節巖穴并逮葑菲夫差城畔

既辱干旄梁鴻溪左復枉車騎始失擁慧
再乖倒屣先施未能稱報尚缺卽中散踈
慵步兵嬾慢不若斯之甚矣夫秉懿好爵
人有同願其在不佞寧忘慕德惟是十九
寢瘵蚤夜藥餌瞿曇蓮漏禽慶蠟屐兩者
而外別無繫念比閭慶弔同室婚嫁都所
不問一切廢閣遂不敢以倔彊之腰栝椽
貴人支離之骨不于當路豈其鑿坏自好

閉戶爲尚也茂苑咫尺不啻天閭敬勤八
行兼之一縷用代荆請附於曝獻臨楫主
臣

與邢子愿

不佞弟自放歸以來置身丘壑捨身瞿曇
不蓮漏則蠟屐不蒯緌則貝葉兩者迭爲
政用以度殘年送餘晷因於足下竟乏咫
尺之書若風馬牛不相及然咄咄恠事不

言身者稱
卷之三十五
三
倭人在下中不敢比肩足下顧三百人中
所爲襟期臭味度不甚懸絕何至違遠乃
爾人生百年內動如參與商真可歎浩嘆
也居恒常謂大海東自于鱗而後再見子
愿然子愿有茂先博識右軍墨妙叔寶丰
神彥輔清言子將藻鑑許椽玄風皆于鱗
所未有亡論三百人卽海以內有幾彥吉
甚知子愿獨子愿似不知彥吉耳致書者

中州張成龍能丹青兼寫照識古天祿碑
邪敦彝之屬其人雅馴愿直度不浮沉特
以八行一扇四稿相寄不佞刷青有數大
部恐張君一橐不能將聊爲致此餘俟後
日晨風不乏惟母金玉其音真若不知彥
吉者

復祁長洲爾光

日從吳門甃奉芝宇聆咳唾歸而沾沾御

李喜不自勝亡何華械飛墮蓬蒿下示全
集盡一日夜而卒業諸有韻無韻長篇短
篇率原本霽明杼綵經史竒正錯陳華實
互煥出機入機匠神隸法洞心駭目得未
曾有益喜不自勝不肖束髮就業長無知
解今老冉冉至矣風蟬雨蚓奏瓦裂竹何
所當於大雅而寵靈之俾緣狐以羔飾玉
以砥不令人媿欲死耶雖然攀青雲附驥

尾托于不朽人各有志不肖寧獨自廢當
攜隄糜不律于九龍山下齋三日而後從
事耳來貽鄭重不敢用硜硜例尊者賜謹
取付酒家胡矣

復沈純父司馬

不穀以明公爲世尊明公亦以不穀爲阿
難迦葉乃栴檀如山竟三越歲不一叅繞
皈依之謂何天目歸途特滌衣間塵蹠蹕

詩象卷之五
鷄園思一觀如來放大光明而會道履出
山遂乖意願如失衣珠缺然懊喪居亡何
辱使使遠至二螺雙絲貝經石書與八行
竝耀至譽文以東京稱詩以元曆推畫以
雲林而猶惜其貶調從時夫如來無誑語
者無異語者明公之爲此將愛我而失之
異矣何敢當何敢當譚生每來自攜李輒
詢起居知明公面如滿月目如電光除却

團佳默照外揮塵騰觥不減疇昔少年時
方徃徃東向舉爵稱慶乃明公聽言闍人
羨不穀神挺氣王主臣誠有之然不能如
明公積厚發光嶷然山嶽粹然金玉也石
刻六詩一屏尋恒杼軸而吐所自言色香
意味悉世未有又縱橫恂悅如金鳩擘海
不可捉摸一時小弄毛穎便得爾馨語至
人拈來是道信然信然使者報命向風陳

謝深秋或有事於赤城天姥定闖門墻稟
承緒論

與陳眉公

祝融爲虐日惟科頭竹樹下與二三友人
噉白粥啜茗談說六合以外事猶復鬱
勃不堪忍思前月上天目峯頭老僧爲予
言六月一雨便四大生粟思擁破衲悔不
攜糧其中休夏自恣逃此毒熱也正苦楚

間忽秦君至持門下所致渠書示不佞字
字玄霜言言飛雪直令人作清涼觀惟是
以佛林秭苑龍象謬譽不佞則何敢當蓋
不佞學佛如嘗鼎一臠未知屬厭又如矮
人看場終日竭蹶殊無所得龍象之喻豈
門下溲心切至欲引而進之覺路耶本無
禪藻焉吐筆花拜教之辱不敢自外當於
七月內具稿就削倘空王見譴人世揶揄

則願門下廣大教主爲我懺過任過秦君
掇皮皆真與之談亦一消暑珠也

與秦悟後

別後炎威愈熾四大欲腊辱委經序不敢
負期諾輒揮汗爲之夫以煩惱毒熱之人
作清涼界中語誠知其無當也

與吳少叅

憶當門下息肩之日不佞弟以梁溪一衣

帶水爲天塹未皇造請文園說詩問字迄
今懊喪然聞門下亦時時齒及不佞弟似
欲引爲同調者則至于今又未嘗不脉脉
自喜也門下以五色瑯管面百城擁雙旌
作羅浮四百三十二峯山長當無所不快
意靈巖越來豈必長逞來胸臆乎爲語故
人勉崇今望努力祈常埃納中亟節而後
與不佞分領五湖計無不可耳德操兄便

附此爲訊德操有麗藻而溫醇能飲人以
和素辱把臂今當入幕放衙散吏揮塵相
談知不岑寂矣

與馮元成

除目淹阻豈門下好爲七星巖長不欲別
署耶母亦主爵者重明公才品將以內借
而故爲外需也乃不佞弟私心則願門下
速領中丞節解龜長往與不佞分長五湖

然後爲快耳王君德操以赴吳挺庵丈約
特來五嶺念馮先生在望不可不一見臨
行不佞亦語之曰有馮先生在不可不一
見蓋門下博施弘濟憐才下士當今第一
或所不得於主人者而得之馮先生未可
知也

與王德操

足下此行上五羊陟七星度桂水泚桃溪

履任囂故城觀馬援銅柱然後躡羅浮而
揖洪厓涉曹溪而禮六祖真成勝游惟是
不佞過金閭促塵無阿戎顧曲無周郎爲
懽無武子未免快悵耳諸書率委曲詳至
但不知可當聊城片矢否

與沈中丞少卿

始欲門下進長六曹已不果乃喜門下退
長五湖自春初盼望車騎至今矣而天不

假緣會家嚴病篤終日蓬垢奉侍湯藥不
遑擁篲倒屣中爲缺如病稍可卽趨謁門
屏且攜歌僮歡伯借浮玉爲几筵踐夙昔
之約也

與沈純父司馬

不孝罪山積彼蒼不怒而極之而顧極我
先君是重極我也堂上無白頭親肝腸如
磔雖禮無死殉而死者再矣猶得不死母

亦先君之陰爲庇耳先生名世大賢主人
倫宰文社一言而能使媠母爲夷施犖麋
爲子都人藉以重不孝不自揣度敢以先
父母合葬墓誌銘邀如椽之筆先君生平
無他日以山川花柳爲事晚乃好施好佛
倘亦非犖麋非媠母也而先生夷施之子
都之則先君死不朽矣卽不孝從先君之
後而死亦不朽矣禮三月而葬易簣之際

治命更僕窆窆具在不敢稽緩將以蠟之
廿五日扶廣柳于城東之鴨城橋啓先母
壙合焉特長跪痛哭向風百拜遣兒子仁
基代請而送之庭亦令長跪痛哭百擊額
蒲伏階下聽命伏望哀其誠慨然而賜之
言又念其期之近慨然而立賜之言幸甚
幸甚前辱弔慰高誼雲天何減徐穉并囑
兒子爲謝哀次恍惚不知所云臨楫惶竦

與許稚則令公

斬焉縲經世所稱不祥人不敢出見賓客
又何敢隨荐紳後從長亭祖道哉惟是寸
衷見歌皇華不免焚如特剗心剔腎理數
十言效輿人之頌不孝誠惟不能文自謂
亦已描寫曲盡髣髴萬之一然未審滿大
方一笑否家弟同光爲言明臺曾修狴狂
隔以重垣分界內外諸囚指爲福堂欲不
孝記其事如命脫藁呈上倘可取郢斧一
再削而用則用之不則衙齋醬餽或不乏
請以爲覆

與子孟冬曹

思何去後人情咸爾姑蘓之政頃愈嘖嘖
每觀吳人士數在昔良吏何嘗不爲明公
屈一指顧乃在苒數秋驅馳兩邑而後得
南曹不亦非其當耶識者謂金陵山川韶

挺鉅麗自古于茲名賢所集用以養高養
廉以吏兼隱勝輦上鹿鹿數倍則非當而
當也窮矣故人振纓含香奮趾清署誰云
白門一息不爲九萬里地乎不肖五十餘
而老雖食息人世而絕無世念日惟投誠
安養國膜拜頂禮以爲生涯間則放杖山
谿聽黃鸝鳴觀白雲原上耳頃者更禍延
先人一旦不祿朝夕哀毀形盡神茹拜教

之辱始一破涕而笑旋又收笑而反于涕
甚矣其無生趣矣柰之何稚兒日荷青眼
具論高誼此兒志大氣厲一蹶棘闈便爾
怏怏放浪六橋三竺禹陵會稽久不知返
日已邈之歸用榎槎痛鞭之爲築關房三
楹令讀書其中效囊螢鑿壁故事且與之
矢以此關爲成都萬里橋不得一第不已
因念及敢爲瀆聽分俸甚奢拜嘉時德

與包彥平

讀禮深居寒谷不生煖氣不自意翩翩佳
客挾青萍而過我下馬入門意氣勃宰使
不佞倒屣如中郎投轄如孟公下榻如仲
舉而喜可知也惟是土簋瓦盆肴核未備
祇取墻頭西爽作供所爲媿赧滿大宅耳
歸晤東生幸爲致聲春水桃花片帆可挂
此時當握手生公石畔也

與湯義仍

我明作者林立自北地信陽大梁西蜀弇
州新安而外亦不數數見裁制則推北地
秀潤則歸信陽簡淨則舉大梁淵博則指
西蜀挺拔則稱弇州追琢則遜新安各有
獨至而鮮兼詣蓋萃美若斯之難也惟我
義仍能方能圓不離不卽時而沆漭時而
沉鬱時而蕭散時而商憺時而勁直時而

婉嫿時而晶熒璀璨時而平愉稚澹玉茗
一集寔兼北地信陽六七君子而有之至
讀羅浮諸賦則又未始不整襟下拜頓足
舞也原山川本草木品人倫按土壤考機
祥析理亂靡不窮極變態研寫情實孟堅
而下子建以上彼北地諸公能措一語乎
譚者類言詞林百六詩文道喪牛耳寢微
愚謂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世有義仍則餘

可廢鳥在其道喪也若不佞質本椎魯加
以病廢酒廢游廢頃已蠲馬卿之疾止公
榮之酒停尚平之履矣而又以佞佛廢冢
筆瘞硯專意瞿曇其於諸公尚退三舍况
乃義仍昔昌黎氏有言苟非天之所與求
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不佞畸窮人方爲
天所棄安得以一言與之已矣將畢吾歲
而守此金繩白毫不敢望詞壇赤幟矣義

仍既肆力於文又以其緒餘爲傳奇丹青
栩栩備有生態高出勝國人上所爲紫簫
還翫諸本不佞率令童子習之亦因是以
見神情想丰度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
完亦不俗義仍有意乎鄱陽一葦直抵梁
溪公爲我浮白我爲公徵歌命舞何如何
如日者長箋之辱經三歲不報緣懼馳報
者作殷洪喬一失至此頃有日者張啓光

云素侍左右度非洪喬托爲晨風而又有
所乞鬱儀之後復得調象總之瓦礫而欲
借珠玉爲飾以塗天下不珠玉損而瓦礫
受光此是公家一饒益人事先生予人愈
有爲人取愈多廣大教主想不靳開此饒
益方便路也謹向風擊額以請屬在讀禮
哀毀切心骨崖崖不得肉草率佈此通候
外兩詩聊博噴飯

與董太叅

自癸酉附驥僅得一覲芝宇經三十六寒
燠而聞問不通鳥兔何疾魚雁何艱咄咄
惟事粵中夙稱靈藪而雷廉更最諸五黃
百良大廉驚雷合浦鍾灣羅湖鹿洲率翔
竦弭伏拖青纈綠爲他域未有而門下擁
高牙把大鉞坐嘯其間真是玉皇案頭仙
吏亡論弟輩草莽不敢比視卽都榮履盛

者亦瞠乎後矣有友包衡以詩游人間足
無所不闖而獨未上羅浮頃攜藜筇來欲
躡四百三十二峯之勝謂不得賢使君稍
一盼眎則其游不振敢匍匐轅門願一望
見光霽未審可否可則呼而入之俾其足
躡名山目睹名賢亦渠生平大媮快事也
臨臬主臣

與姚叔度

兩丸迅矢催督物化槍棋雷火春雲脚綠
又其時矣恃累歲之愛守以爲例來溷清
燕卽門下不爲唐突在不佞能無虞數數
耶茶數茶值大約與往時等但得一一上
乘母襍中駟乃所願耳

詞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